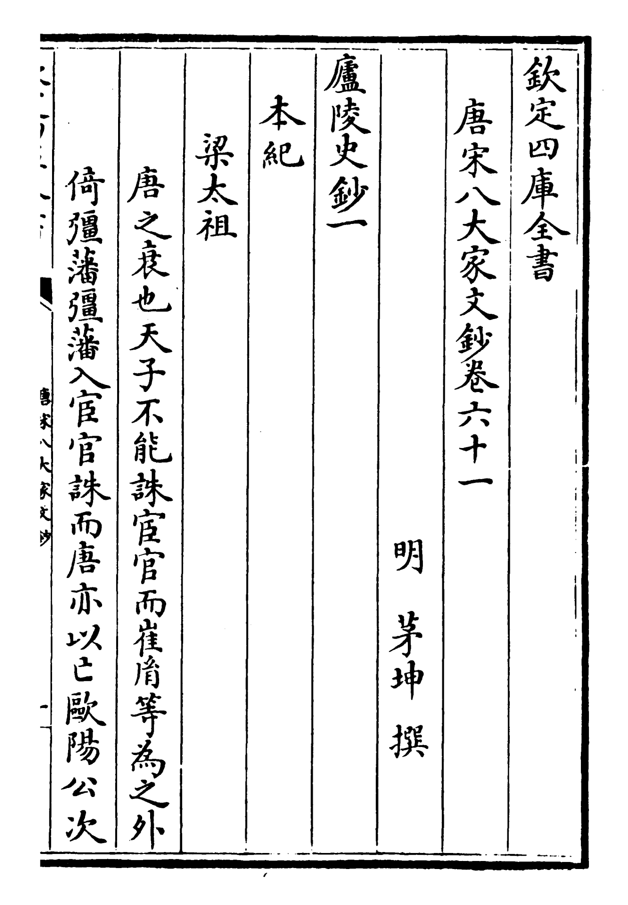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一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一

本紀

梁太祖

唐之衰也天子不能誅宦官而崔胤等為之外倚彊藩彊藩入宦官誅而唐亦以亡歐陽公次

梁紀其所摹寫殆盡而與李克用兩爭處尤工

予故録之以見公之史才云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

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温誠卒三

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

材能然為人頗長者存温勇有力而温尤兇悍唐僖宗

乾符四年黄巢起曹濮存温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

死巢陷京師以温為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

為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溫數為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瞳說溫曰黄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内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為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

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夘全忠歸于宣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為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犨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為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犨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尚讓等犨以全忠為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

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之于鄢城巢走中牟又敗之于王滿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三月進爵王義成軍亂逐其節度使安師儒推牙將張驍為留後師儒來奔殺之遣朱珍李唐賓陷滑州以胡真為留後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自黄巢死秦宗權稱帝陷陝洛懐孟唐許汝鄭州遣

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軍萬勝環汴為三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於兖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板橋拔其四柵又擊瑭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兖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兵之至也兖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與晊

夜走過鄭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晊攻汴王聞晊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晊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晊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鬬也已而晊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晊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郤王引伏兵横出斷晊軍為三而擊之晊大敗脱身走宗權怒斬晊而河陽陜洛之兵為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

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十月天子使來賜王紀功碑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兖鄆詆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十二月天子使來賜王鐵券及德政碑淮南節度使高駢死揚行密入揚州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王乃表行密為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為留後璠之揚州行密不納文德元年正月王如淮南至宋州而還是時秦宗權陷襄州以趙德諲為節度使德諲叛于

宗權以來附天子因以王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諲為副三月癸卯僖宗崩天雄軍亂因其節度樂彥貞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宏信珍乃還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來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沇河五月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溥已為東南面都統又以王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王乃上書

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王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諭已又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戰于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龎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正月師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以來獻王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

表郭璠淮西留後三月天子封王為東平王七月朱珍殺李唐賓王如蕭縣執珍殺之遂攻徐州冬大雨水不能屯軍而旋初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是歳宗衡為其將孫儒所殺儒攻楊行密于揚州淮南大亂行密走宣州儒入揚州大順元年春遣龎師古攻孫儒於淮南大敗而還四月宿州將張筠以宿州復歸於時溥王自將攻之不克初黄巢敗走李克用追之至于宽朐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王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

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張濬私與汴交王厚之以賂濬為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為不可興師濬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五月以濬為太原四面行營都統王為東南面招討使然王不親兵以兵三千屬濬而已濬屯于陰地河東叛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遣葛從周入潞州李克用遣康君立攻之從周走河陽九月王如河陽十月天子以王兼宣義軍節度

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之皆不許於是攻魏十一月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正月王及魏人戰于内黄大敗之屠故元城羅宏信來送款十月克宿州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饒來降十二月丁會敗朱瑾于金鄉景福元年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敗于斗門王軍後至又敗而還冬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龎師古克徐州殺時溥

王如徐州以師古為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戰于漁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宣于梁山十二月又敗之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宏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三年五月戰于洹水擒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殺之七月鳳翔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龎師古克鄆州王

如鄆州以朱友裕為留後遂攻兖州朱瑾奔于淮南以葛從周為兖州留後九月攻淮南龎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王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于渒河瑾又敗之王懼馳歸光化元年三月天子以王兼天平軍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洺磁三州襄州趙匡凝自其父徳諲時來附匡凝又與楊行密李克用通而其事泄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凝取其泌隨鄧三州匡凝請和乃

止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來降二年幽州劉仁恭攻魏羅紹威來求救王救魏敗仁恭于内黄四月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七月李克用取澤潞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璠為留後其將朱簡殺璠來降以簡為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四月遣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鵶堤大敗之八月晉取洺州王如洺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鎔來送欵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

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王為梁王遣張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出含山下晉絳二州王珂求救于晉晉不能救乃來降三月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張存敬侯言張歸厚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五月天子以王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

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因恃以為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日夜相與涕泣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即矯為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王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七萬至于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王兵且至即以岐邠宿衛兵刼天子奔于鳳翔王乃上書言胤

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王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以邠寧慶衍四州降崔胤奔于華州二年春王退軍于河中晉攻晉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汾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汾慈隰復入于晉四月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貞戰于武功大敗之王兵犯鳳翔茂貞數出戰輒敗遂圍之十一月鄜坊李周彞以兵救鳳翔王遣孔勍襲鄜州虜周彞之族徙于河中周彞乃降

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為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名崔胤胤托疾不至王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為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為忠已已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天子賜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

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王為副元帥王乃留子友倫為護駕指揮使以為天子衛引兵東歸天子餞于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初梁兵已西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據梁兖州王已還梁四月如鄆州遣朱友寧攻青州師範敗之于石樓友寧死九月楊師厚敗青人于臨朐取其棣州師範以青州降而鄩亦降友倫擊鞠墮馬死王怒以為崔胤殺之遣朱友諒殺胤于京師其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自天子奔華州王請還都洛陽雖不

許而王命河南張全義修洛陽宫以待天祐元年正月王如河中遣牙將寇彦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陜州王朝于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小黄門十數人打毬供奉内園小兒等二百餘人行至穀水王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楚王趙匡凝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聞梁

遷天子洛陽皆欲舉兵討梁王大懼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弒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十一月攻淮南取其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二年二月遣蔣玄暉殺德王裕等九王于九曲池六月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七月天子復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王欲代唐使人諭諸鎮襄州趙匡凝以為不可遣楊師厚攻之取其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王如襄州軍于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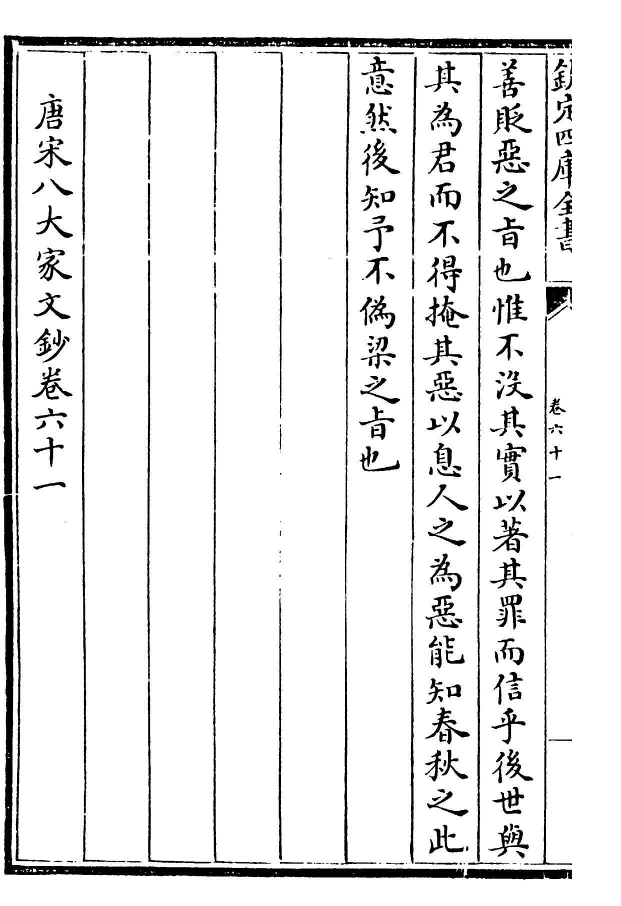
北九月師厚破襄州匡凝奔于淮南師厚取荆南荆南留後趙匡明奔于蜀遂出光州以攻壽州不克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為蔣玄暉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為魏王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保義忠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荆南忠武二十一軍為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

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弑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廷範車裂以殉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假兵以虞變王為發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果皆叛據貝衛澶博州王以兵悉殺之遂攻滄州軍于長蘆劉仁恭求救于晉晉人取潞州王乃旋軍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軍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夏四月壬戌

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位戊辰大赦改元國號梁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絶而反進之是奬簒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絶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奬

簒乎曰惟不絶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没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簒也書其簒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絶之者不害其褒



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梁之旨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二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二

本紀

唐莊宗紀

通篇克用與全忠兩相搆釁處及莊宗所繼其父行事慷慨大略歐公一一點綴生色並如畫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盖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别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為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

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龎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彊而國昌恃功益横恣懿宗患之十二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為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為振武

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鳳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為邊患矣明年僖宗即位以謂前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為靈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以招輯之拜克用大同軍防禦使居久之國昌出擊党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為代

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于太谷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距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大敗之琢軍夾擊又敗之于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韃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鵶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韃靼

以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已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為神黄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與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韃靼承制以為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

還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三年正月至于河中進屯乾坑巢黨驚曰鴉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黄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璋尚讓於良田坡横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宫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拜克用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為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十一月遣其弟

克修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洺磁三州自别爲昭義軍黄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黄鄴於西華巢且戰且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脱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至于寃朐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

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於汴遣弟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隴西郡王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兖州以定州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使人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

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既不肯徙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于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于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熅廹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當破黄巢長安時天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

進兵討玫等克用陽諾而不行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大順元年克用擊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等皆請因其敗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黄巢功髙不可伐下其事臺省四品官議議者多言不可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興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為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隂賂濬使持其議益

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為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為副使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于梁梁遣葛從周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孫揆為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執揆於長子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濬建遯歸克用兵大掠晉絳至于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為之引咎優詔答之二年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挍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于雲州圍

之百餘日鐸走吐渾八月大蒐于太原出晉絳掠懷孟至于邢州遂攻王鎔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前軍李存孝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鎔克用還軍邢州景福元年王鎔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鎔于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鎔戰于新市為鎔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牽克用之兵克用潛入于雲州逆出擊

匡威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於王鎔克用出兵井陘擊鎔且以書招鎔而急攻其平山鎔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乾寧元年二月執存孝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為留後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克用請立珂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初兩難之乃以宰相崔胤為河中節度使旣而許克用立珂茂貞等怒三鎮兵犯京

師聞克用亦起兵乃皆罷去六月克用攻絳州斬刺史王瑤瑤珙弟助珙以爭者七月至于河中同州王行約奔于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矣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閻圭亦謀刼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克用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兄事克用且告急八月克用進軍渭橋以為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十一月克用擊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克用還軍雲陽請擊茂貞昭宗慰勞克用使

與茂貞解仇以紓難拜克用忠正平難功臣封晉王是時晉軍渭北遇雨六十日或勸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天子還自石門寢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勤王而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蓋寓猶不信我況天下乎乃收軍而還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為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為相則臣將暮至闕庭京師大恐濬命遽止朱全忠之攻兖鄆也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等存

信屯于莘縣軍士侵掠魏境羅弘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洺州克用自將擊魏戰于洹水亡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于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四年劉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光化元年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洺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山口遇從周于張公橋德威大敗冬潞州守將薛志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忠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攻破

承天軍又破遼州至于榆次周德威敗之于洞渦秋李嗣昭復取澤潞三年嗣昭敗汴軍于沙河復取洺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汴伏兵嗣昭大敗秋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定鎮定皆絶晉以附于朱全忠天復元年全忠封梁王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與國乃下意為書幣聘梁以求和梁王以為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而書辭慢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

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鄂汾州守將李瑭皆迎梁軍降晉人大懼會天大雨霖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李瑭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取慈隰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蒲縣梁軍乘勝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未決而梁軍大疫解去周德威復取汾慈隰三州四年梁遷唐都于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謂刼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

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五年會契丹阿保機於雲中約為兄弟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其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為然乃為燕出兵攻破潞州梁

圍乃解去以李嗣昭為潞州留後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軍于亂柳冬克用疾是歲梁滅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葬克用於鴈門

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

乎存朂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巵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存質倖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戕之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還軍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

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晉亦遣周德威攻其晉州敗梁軍于神山六年劉知俊叛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阬七年冬梁遣王景仁攻趙趙王王鎔來乞師諸將皆疑鎔詐未可出兵王不聽乃救趙八年正月敗梁軍于柏鄉斬首

二萬級獲其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别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朝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城燕王劉守光聞晉攻梁深入乃大治兵聲言助晉王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于承天軍劉守光稱帝于燕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于梁梁軍攻趙屠棗彊李存審擊走之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于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于梁而亦陰附于晉

十年十月劉守光請降王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十一年殺燕王劉守光于太原用其父仁恭于鴈門於是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王為尚書令始建行臺七月攻梁邢州戰于張公橋晉軍大敗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于梁來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帳前銀槍軍六月王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劉鄩軍于洹水王率百騎覘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決

圍而出亡七八騎八月梁復取澶州晉軍與鄴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鄴閉壁不出十三年正月王留李存審于莘聲言西歸鄴聞晉王且去即引兵擊魏攻城東王行至貝州返擊鄴大敗之追至于故元城又敗之鄴走黎陽三月攻梁衛州降其刺史米昭克磁州殺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閻寶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而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

嗣本十四年契丹冦新州遂冦幽州李嗣源擊走之冬梁謝彦章軍于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王自負芻以堙塹遂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晉相拒于楊劉彦章決河水以隔晉軍六月渡水擊彦章破其四寨八月大閱于魏合盧龍横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馬萬匹軍于麻家渡謝彦章軍于行臺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之戰于胡柳晉軍大敗周德威死之梁軍暮休于土山晉軍復擊大敗之遂軍德勝為夾寨十六年正月王兼領盧

龍軍節度使梁王瓚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十二月敗梁軍于河南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友謙李存審敗梁軍于同州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傳真獻唐受命寶一趙將張文禮弑其君鎔文禮來請命二月以文禮為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横海軍節度使李存審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節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

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請王即皇帝位王三辭友謙等三請王曰予當思之八月遣趙王王鎔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攻張文禮於鎮州建瑭取趙州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閉城拒守九月建瑭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于戚城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十二月契丹冦涿州遂冦定州十九年正月敗契丹于新城望都追奔至于幽州三月閻寶敗于鎮州以李嗣昭

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衛州九月存進敗鎮人于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王兼領成德軍節度使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夏四月巳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唐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别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拔野古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

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為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於傳記其說皆非也突厥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

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巳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遂没不見後百五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突厥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録故其後世自失其

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後大而外域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

唐明宗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本沙陀無姓氏父霓為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為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太祖養以為子賜名嗣源梁攻兗鄆朱宣朱瑾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梁兵梁兵解去存信留莘

縣久之為羅宏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昭曰為公一戰乃解鞍礪鏃憑高為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梁晉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

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廄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舉鍾飲釂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及李嗣昭將兵三萬别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嬀儒三州莊宗已平魏州因徇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鎮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與閻寶等擊走之同光元

年徙鎮横海是時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茍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總管梁軍攻破德勝南栅莊宗退保楊劉王彦章急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為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彦章及梁

監軍張漢傑彥章雖敗而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嚮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青齊嗣源曰彥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吾所嚮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檝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而郭崇韜亦勸莊宗入汴莊宗以為然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

共之拜中書令二年莊宗祀天南郊賜以鐵券五月破楊立于潞州六月徙鎮宣武兼蕃漢內外馬步軍總管冬契丹侵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三年徙鎮成德莊宗幸鄴請朝行在不許貞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遂朝于洛陽天成元年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讒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羣臣屢請莊宗不得已而遣之三月壬子嗣源至

魏屯御河南在禮登樓謝罪甲寅軍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夕出止魏縣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為先鋒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二千匹以益軍壬申入汴州四月丁亥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于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殺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為樞密使丙午始奠于西宮皇帝即位于柩前易斬衰以衮冕壬子魏王繼岌薨甲寅大赦改元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寛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宫人伶官廢内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宫中

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襃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游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

防而變起倉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猶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敝矣然

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二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三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三

家人傳

總論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卒不

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强矣及其敗也困于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肠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茍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疎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唐劉后傳

劉皇后起自側微擅寵黷貨因而濁亂宫中軍士分崩以至君上身弑國亡摹寫種種生色不讓太史公呂后紀及外戚諸傳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黄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宫貞簡太

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為晉王太后幸其宫置酒為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宫宫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為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宫上謁莊宗

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城安北塢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為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己卯

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為皇后皇后受冊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為淑妃伊氏為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為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

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鎭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河大水壞鎭州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端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鎭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為佛寺為后薦福莊宗

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中宫問遺不絶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宫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宫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

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
方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巳卯臘畋于白沙后率皇子
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
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
之縣吏畏懼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
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
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
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

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

莊宗泣下因顧内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于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卧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飱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為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為尼

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

唐繼岌傳

莊宗嬖於色立劉后劉后險側為中官左右所詿誤而强其子繼岌以賊殺大將郭崇韜於蜀嗟乎使崇韜尚在明宗未必反即反而明宗據天下崇韜猶可以全蜀擁從岌社稷之存亡猶可半也歐公摹寫明皇殊為嗚咽可為後世人

主寵倖后宮濁亂朝政者之戒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為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為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為宫使因以鄴宫為興聖宫以繼岌為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叅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

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為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栢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

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
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
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
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
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
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
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牙門閴然由是
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

鎮蜀從龔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為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龔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

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禀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以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

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馳趣京師以救内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籛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

左右皆潰從龔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踣面以俟繼岌面榻而卧環縊殺之任圜從後至塟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閹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嶢皆爲光禄大夫撿挍司徒盖其皆㓜故不封當

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絶

按傳本末崇韜初未嘗有留蜀之志特以其身為大將而蜀中兵士多附之且都統繼岌在上而崇韜不能以成功已居其下所以外為蜀人所擁附而流言於路内為宦官及從岌部曲所忌而因以行讒于朝卒之莊宗亦惑而劉后矯詔令其子繼岌誅之國遂以亡悲夫

唐從璟傳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為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勑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璟以為己子從莊

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環環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環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環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

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盡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盡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唐秦王從榮傳

予覽歐陽公點次從榮簒弑明宗處固多風神然較之太史公所序平勃誅諸呂及班固所序霍光廢昌邑王處猶隔一層史漢尚指顧從容所以情事如覩而歐公不免譸張須細細玩索當自得之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

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
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為
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
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
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
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
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
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

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禄所以示不敢專令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册出載册以車朝於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為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

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

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櫜鞬以軍禮庭㕘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以下七匹至三匹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皆震懾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遊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以平

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為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梲刑部侍郎任贊為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喻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巳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宏

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　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巳而懼不得為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開

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宏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宏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遂遣處鈞語宏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宏昭贇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為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

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　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　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宫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内見義誠及　昭漢瓊等坐中興殿閤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蓄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髪柰何以子故懐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宫

人相顧號泣明宗問　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

而令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　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　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於榻

絶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漢湘陰公贇傳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勲崇子曰贇高祖愛之以為已子乾祐元年拜贇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勲為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弑太祖入京師以

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已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

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為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卧榻舁承勳出見羣臣羣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以為子宜立為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羣臣迎贇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為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贇崇至

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奪贇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黙然贇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

后乃下詔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以幽死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牙鞏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

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勲㢮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温之所為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温區區為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録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彦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

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巳送欵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欵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四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四

梁臣傳

五代臣傳總論

歐陽公作五代臣傳吾於梁首録敬翔次之以葛從周康懷英劉鄩牛存節楊師厚王景仁於

唐首郭崇韜而次之以安重誨周德威符存審史建瑭王建及元行欽烏震張延朗李嚴劉延朗康義誠豆盧革任圜張憲等傳此皆關係國家所以存亡得失之大者晉漢以下諸臣皆碌碌庸人耳獨晉桑維翰景延廣周王朴三人稍有可觀予故録之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盖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

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於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傳

覽歐公序次本末昭宗當時未必有除全忠之心而中外流傳不無如是所以全忠非惟不敢赴召并敬翔亦麾之使去所以上下積猜釀成簒弑之亂悲夫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擞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大梁翔同里人王發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

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廵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為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勲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

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沈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

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詬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黄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

時貴家往往效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已不欲翔居内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

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虵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効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

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葛從周傳

葛從周事梁為大將百戰不失可謂兵之善者

巳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黄巢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鬬傷面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

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沆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修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内黄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兖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

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闇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闇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兖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兖州留後以兖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渒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

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為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

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鵶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于晉晉為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還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

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兖州從周家屬為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康懷英傳

康懷英兖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

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
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
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
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
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
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
以為夜中不欲驚宅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
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

鑾敎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

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

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傳

中所次兵略可睹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

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因遣人分襲梁諸州縣他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兖鄆以葛從周為兖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

水賓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鄆鄆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鄆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彦温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逃鄩乃遣人陽語彦温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

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鬨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為具齎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

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為永平軍拜鄩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為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鄩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

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鄩曰閫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鄩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鄩必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誚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

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鄩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為如何諸將皆欲戰鄩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鄩營鄩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鄩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廹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

陽為西歸而潛兵貝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鄩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鄩亳州團練使兖州張萬進反拜鄩兖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鄩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鄩為河東道招討

使行次陜州鄩為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鄩乃譖之以為鄩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鄩兵數敗乃罷鄩歸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

牛存節傳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

賜之名字以為小挍張脛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葚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內黃遷滑州牢城遏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

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淠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北傅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

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

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

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瘠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

贈太師

楊師厚傳

楊師厚本梁一驍將而歐公傳之得其神故録而出之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遷

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為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反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

傍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阬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爲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棗彊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之進圍蓨縣

晉史建瑭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弑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故時魏侍牙兵其帥得以倔彊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

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

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卒末帝為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傳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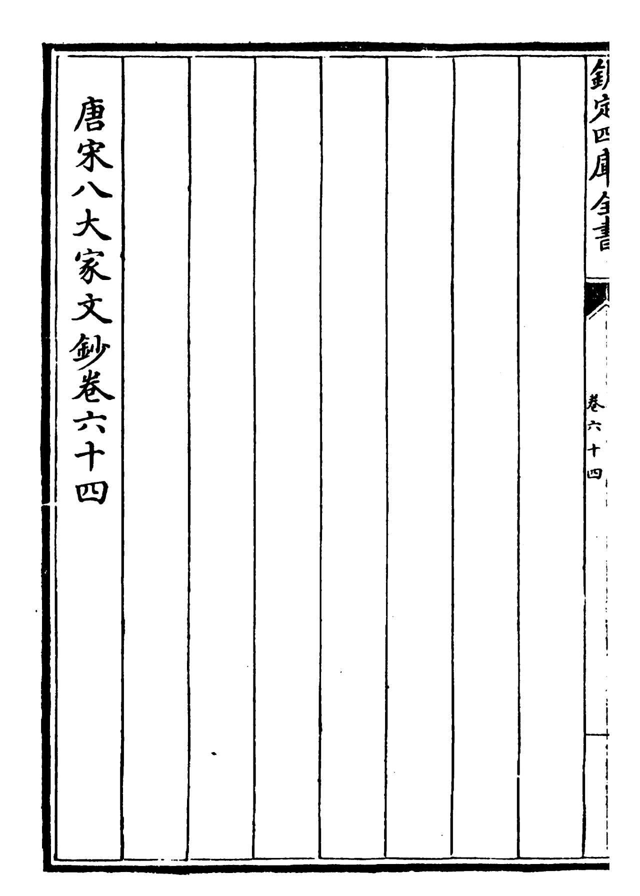
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

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

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洺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栢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為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栢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

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

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四